

一九三〇年代的寧都翠微峰事件與政治宣傳

唐立宗

胡春惠、彭明輝主編，《近代中國與世界的變遷：
第六屆兩岸三地歷史學研究生研討會論文集》抽印本

二〇〇六年六月出版

一九三〇年代的寧都翠微峰事件

與政治宣傳*

唐立宗**

一、前言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當天寧都縣城格外熱鬧。中午十二點三十分左右，載著軍事參議院院長陳調元(1886-1943)、行政院政務處長彭學沛(1896-1948)、江西省府主席熊式輝(1893-1974)、教育廳長程時焿(1890-1951)、建設廳長龔學遂(1885-?)等官員的車隊抵達寧都，隨即受到駐軍的列隊歡迎。¹此時，軍隊已先將城內路基重新鋪上沙石，並完成寧都到翠微峰的公路。²該日下午，官員與隨行記者們連袂來到城郊的翠微峰，共有數十人之多。他們來到寧都的主要目的，是爲了參加隔日舉行的「三路軍追悼剿匪陣亡將士大會」，但顯然遊翠微峰也是一場重頭戲，不久報端上出現詳盡的紀行採訪，大批官員與媒體記者就這樣在寧都留下了足跡。

* 拙文曾在廣州中山大學舉行的「2003年華南研究年會」作初步報告，當時承蒙梁洪生教授惠賜寶貴意見，提供相關資料，敬誌謝忱。同時也要感謝文隆學棟的愷切指正，深具啟發。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生

¹ 〈贛省收復匪區現況(續)〉，《大公報》(天津)，1935年1月23-22日，4版。

² 〈省府熊主席發表視察寧都等縣感想〉，《江西民國日報》(南昌)，1935年1月5日，3版。

回溯一九三〇年代以前，閩粵贛交界的相關訊息幾無人聞問，隨著中共在閩粵贛邊區的活躍，各界才對中共「蘇區」的動態特感興趣。不過好比欲窺探禁區，卻苦不得其門入。到了第五次中央圍剿底定後，許多記者隨著官員、駐防軍隊終於來到原來的「江西蘇區」。官員、記者們將當地的政治社會現狀以第一手報導方式告訴讀者，而報社也歡迎各界提供相關消息。

其中天津《大公報》相當積極，據特派記者描述，聽聞三路軍總部將於寧都召開追悼大會，從會昌至寧都公路亦已趕修成功，乃決計由南城搭車前往寧都，同行者還有《星洲日報》記者湯建勛及省內新聞界二三人。³就在這年的十一月九日，《大公報》三天連載江西民政廳長呂咸〈石城善後工作紀述〉；十二月二日，又連刊呂咸的〈興國善後工作及匪區狀況紀要〉；十二月十七日連載李漁叔(1905-1972)〈劫後之瑞金〉；十二月二十一日連續刊載〈寧都視察紀〉；十二月二十二日記者發表〈贛省收復匪區現況〉長文，該報畫刊還附上寧都翠微峰的照片，報導直至翌年的二月二十四日止。⁴

爲什麼華北的報紙會重視中共「蘇區」的情況呢？是值得探究的課題。《大公報》的短評曾指出：「連日請本報特派員視察寧都、瑞金等處報告，可以明瞭共匪破壞力之強大。」⁵或許對中共活動的好奇與憂懼也是原因之一。反觀在地的《江西民國日報》始自一九三五年元月起，才有相當份量的專欄報導。這年，省主席熊式輝宣佈該年爲「建設江西年」，一月五日刊載熊主席視察寧都等縣的感想，⁶一月七日報導去年底在寧都舉行追悼大會時，要人遊覽翠微峰紀事；⁷一月八日刊載中央社特派記者報導的〈赴寧都道上印象記〉；⁸一月

³ 〈贛省收復匪區現況〉，《大公報》，1935年1月22日，4版。

⁴ 呂咸，〈石城善後工作紀述〉，《大公報》，1934年11月9-11日，4版；呂咸，〈興國善後工作及匪區狀況紀要〉，《大公報》，1934年11月30日，4版、12月1-2日，3版；李漁叔，〈劫後之瑞金〉，《大公報》，1934年12月15、17日，4版、18日，10版；〈寧都視察紀〉，《大公報》，1934年12月18-22日，3版；〈贛省收復匪區現況〉，《大公報》，1934年12月22日至1935年2月24日，4版。

⁵ 〈短評：江西的善後〉，《大公報》，1935年2月23日，4版。

⁶ 〈省府熊主席發表視察寧都等縣感想〉，《江西民國日報》，1935年1月5日，3版。

⁷ 〈翠微峰上要人參觀記〉，《江西民國日報》，1935年1月7日，4版；〈寧都舉行追悼大會時要人遊覽翠微峰〉，《江西民國日報》，1935年1月7日，2張8版。

⁸ 〈赴寧都道上印象記〉，《江西民國日報》，1935年1月9日至1月10日，4版。

十四日有〈寧都善後調查〉，藉以說明寧都的「匪情」、保甲、土地、賑濟、債務與婚姻的大致情形。⁹一月二十日連載南昌行營土地督察員曾幹楨(1877-?)〈安遠尋鄔信豐三縣土地狀況〉報告。¹⁰至二月份，九日有廖士璠執筆的〈興國之現狀與善後〉，十一日則載〈零都觀感記〉，均爲視察收復區之報告。¹¹數日後刊出了章斗航〈江西收復匪區巡行紀要〉的長篇連載，¹²三月二日刊登《上海德文日報》德國記者愛伯夏主筆的〈贛省收復縣區視察記〉，連載將近一個月；¹³三月三日則刊載鍾貢勛(1907-1979)執筆的〈江西農村視察記〉，而這篇文章不久也在南京《中央日報》同步刊登。¹⁴四月份，中央社記者鍾貢勛撰寫〈贛東收復區視察記〉，¹⁵五月初記者陳瑞齋數日記述寧都、興國、零都、會昌、瑞金、石城六縣的農村救濟實施情形；¹⁶至六月底，連刊數天〈寧都翠微峰抗匪殉難誌實〉；¹⁷七月十一日報導省執委會計劃編輯翠微峰史實，七月二十日新聞提到中央宣傳委員會準備徵集蔣委員長在贛「剿匪」勳績。¹⁸亦即，半年多來《江西民國日報》對贛南「匪區」的報導可說是不遺餘力。

當然，彼時傳媒對贛南地方政治社會的關注，絕對與黨政界的政治宣傳息息相關，寧都翠微峰立刻成爲極具「抗匪」的象徵地景。當局爲何會重視

⁹ 〈寧都善後調查〉，《江西民國日報》，1935年1月14日，4版。

¹⁰ 曾幹楨，〈安遠尋鄔信豐三縣土地狀況〉，《江西民國日報》，1935年1月20-23日，4版。

¹¹ 廖士璠，〈興國之現狀與善後〉，《江西民國日報》，1935年2月9日，3版；〈零都觀感記〉，《江西民國日報》，1935年2月11日，4版。

¹² 章斗航，〈江西收復匪區巡行紀要〉，《江西民國日報》，1935年2月28日至3月9日的連載。

¹³ M. Simon-Eberhard(愛伯夏)作，祝元青譯，〈贛省收復縣區視察記〉，《江西民國日報》，1935年3月2日至22日。

¹⁴ 參見鍾貢勛，〈江西農村視察記〉，《江西民國日報》，1935年3月3日的連載報導，以及《中央日報》(南京)，1935年3月8日至4月2日相關報導。

¹⁵ 參見鍾貢勛，〈贛東收復區視察記〉，《江西民國日報》，1935年4月20日起數日的連載報導，以及《中央日報》，1935年4月26日至5月3日相關報導。

¹⁶ 陳瑞齋，〈寧興零會瑞石六縣農村救濟實況〉，《江西民國日報》，1935年5月1日至3日報導。

¹⁷ 卜林，〈寧都翠微峰抗匪殉難誌實〉，《江西民國日報》，1935年6月28日至7月10日連載。

¹⁸ 〈省執委會計劃編輯翠微峰史實〉，《江西民國日報》，1935年7月11日，6版；〈中宣會徵集蔣委員長在贛剿匪勳績〉，《江西民國日報》，1935年7月20日，5版。

「翠微峰事件」的宣傳？黨政高層是如何發動紀念活動，各界又是怎樣看待寧都「翠微峰事件」？是本文的討論重點。

二、一九三〇年代兩次的「翠微峰事件」

始自一九二〇年代中期，隨著中共在贛南地方進行武裝鬥爭，以及國民黨軍隊持續地進行圍剿作戰，江西寧都縣全境就一直無法維持寧靜的局面。一九二八年，為求安居自保，邑人溫宏基主持寧都保衛團，旋改為靖衛隊，並與城廂團隊合編為靖衛團。未幾以嚴唯神為團總，曾繼傳為副團總，有步槍百餘枝，又得到廣西籍槍工胡海波等三十餘人，於黃竹寨製槍造彈，兼事修理。一旦兵禍發生，這些武裝邑民均以城郊翠微峰為藏身之所。¹⁹翠微峰為寧都縣金精山十二峰之一，地勢險要奇特，號稱亂世桃源，過去明末清初的「易堂九子」即在此地避禍講學，²⁰而太平天國引發的地方亂事時，也有不少百姓入山避難，因此至一九三〇年代，週遭的兵禍使得翠微峰再度成為武裝基地。

一九三〇年十月十三日，中共紅十二軍軍長羅炳輝(1897-1946)針對翠微峰的武裝勢力，率兵猛攻，合圍歷八閱月之久，直至一九三一年六月三十日，時任國民革命軍陸軍第十一師中將師長的羅卓英(1896-1961)進克寧都後，翠微峰的危機才化險為夷，是為首次「翠微峰事件」。²¹羅卓英對於翠微峰的武裝防衛相當重視，並會見駐守民兵領袖魏伯和、溫子和等人，撥贈步槍十餘枝，子彈二千發，作為重修守備之用。²²其中魏伯和還是明季易堂九子三魏

¹⁹ 吳天聲，〈寧都翠微峰義民抗匪記〉，《江西文獻》，99(臺北，1980)，頁17。

²⁰ 「易堂九子」是指清初魏禧、魏祥、魏禮、李騰蛟、邱維屏、彭任、曾燦、林時益、彭士望等文士，他們於明亡後在翠微峰頂築「易堂」隱居，切磋學問，躬耕自食，砥礪氣節，拒入仕。

²¹ 當時羅卓英登上翠微峰，略有詩興：「易堂九子隱山城，氣節文章世所驚；十二奇峰多失險，翠微黃竹有啼聲。」並在詩後注：「寧都城北有金精、少陽等十二峰，連互洞岩，向為亂世之桃源。去歲城陷，民眾避居者數千人。先後陷落，殺戮甚慘。余今來援，僅存翠微峰、黃竹寨兩處，得慶生還者五百餘人。」參見羅鏞樓編，《羅卓英先生年譜》(臺北：羅偉郎出版，1995)，頁30。

²² 吳天聲，〈寧都翠微峰義民抗匪記〉，頁17。

先生的後代，他原本是中醫生，但見時局不靖，乃又修復「魏徵君享堂」以奉祀祖先，同時招集親友，加建房屋，共同避亂。峰上還置有以特製麻繩牽動的滑車，糧食、器具與攻守物品皆因運輸得宜而不虞匱乏。²³

一九三一年七月下旬，第十一師他調，由二十六路軍接防。第二十六路軍主要是華北士兵所組成的軍隊，由孫連仲(1894-1990)擔任總指揮。這些初到寧都的士兵，對寧都印象是：「那是個古老的縣城，城內有條主街還算繁華，城西北郊約十里有群怪石嶙峋、景色秀麗的風景區，其中翠微峰，山勢陡峭，僅有一條折道通向山頂。」²⁴不過，更多士兵對寧都的環境無法適應，孫連仲就提到：「二十六路官兵多係冀豫陝甘等省北方籍人士，在贛水土不服，全軍官兵十之八九患瘡疾赤痢諸症，因病死亡日有所聞。」²⁵因此軍隊中的不滿情緒隨之擴散，時人回憶：「在那翠微峰附近的山坡地上，一個連一個、一排連一排，都是死亡兵士的墳堆，真是令人觸目傷心。」²⁶群情譁然下，乃發生陣前倒戈「寧都兵變」，也就是後來被中共黨史視為光榮的「寧都起義」。

關於「寧都起義」的討論，歷來不乏專論著墨。²⁷簡言之，主要是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駐防當地的二十六路軍參謀長趙博生(1897-1933)，率同旅長季振同(1901-1934)、董振堂(1895-1937)等在寧都易幟投共，拔隊南開，大為增強中共「蘇區」的實力。這場事變發生前朱德(1886-1976)曾與葉劍英(1897-1986)、龔楚(1901-1995)三人密談云：

他們官兵都是華北人，初到南方又值天氣炎熱，官兵水土不服，患病

²³ 贍石，〈翠微峰抗匪義士魏學堯先生事畧〉，《江西文獻》，26(臺北，1968.5)，頁8；蔡愛仁，〈易堂九子·節義文章〉，《寧都文獻》，創刊號(臺北，1983)，頁11。

²⁴ 劉向三，〈回憶參加寧都起義〉，曾慶主編，《寧都起義》(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9)，頁130。

²⁵ 劉鳳翰編著，《孫連仲先生年譜長編》(臺北：國史館，1993)，頁2037。

²⁶ 〈郭如岳的回憶〉，收入曾慶主編，《寧都起義》，頁86。

²⁷ 此一事件最早披露於〈寧都的大兵暴〉，《紅色中華》(瑞金)，第2期，1931年12月18日，第1版、第2版；另可參見《回憶寧都起義》(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曾慶主編，《寧都起義》；王建曉主編，《寧都起義紀實》(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1)；《寧都文史資料》、《黨史研究》等刊物曾刊出數篇相關論著；劉鳳翰編著的《孫連仲先生年譜長編》，頁2039-2076亦收入相關人士對「寧都兵變」的回憶片羽，不一一舉列。

死亡的很多。現在南京又積極部署第四次圍攻，由於他們不慣山地戰，他們不免發生恐懼；同時南京對該軍完全當雜牌軍隊看待，從來沒有補充該軍的鎗彈；軍隊和糧食運濟數量上，固不及南京的嫡系軍隊——中央軍；時間上常又拖延時日。同屬圍攻部隊，而待遇不平，致該軍官兵發生了極大的反感。該軍參謀長和一位旅長，是我們的同志。

本月中旬曾派一位代表吉某來廣昌，跟我們聯絡；準備伺機起義。²⁸

由此可見，環境、待遇以及中共潛伏黨員的策動厥為關鍵。擔任過紅軍贛南軍區司令員的龔楚認為，由於「二十六路軍的叛離，不僅壯大了紅軍的實力，提高了紅軍的士氣，和蘇區人民的革命情緒，而且破壞了國軍對蘇區的包圍圈，沉重地打擊了國軍的士氣，延緩了國軍積極籌劃的第四次圍剿」。²⁹可說一語道盡「寧都起義」事件的影響。

「寧都兵變」發生時，趙博生藉故逮捕縣長溫肇祥，原本還要派遣一連士兵佔領翠微峰，但因事忙而未及做到。³⁰由於中共各區機關尚未建立，工作也無人管理，所以翠微峰上的民眾仍可到寧都城內運輸物資、傳遞音訊，甚至秘密返家。當時中共黨員梁柏台(1899-1935)有鑒於「肅反路線」已漸趨放任，特別指出以下錯誤：

在寧都境內，現在還有四個寨子，離寧都城南二十里有個雲石寨，離寧都城北十里有赤面、黃竹、觀音三寨。寧都的土豪，差不多集中在這幾個寨子裏，在寧都城內還有他們的秘密機關，替寨上的匪類運送東西，造謠惑眾，使群眾不敢積極的去參加蘇維埃的工作。³¹

梁柏台所指出的幾個「寨子」，正是邑民與國民黨的政軍人士武裝據守的翠微峰及毗鄰各山寨。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共當局特別針對梁柏台巡視的寧都報告，在機關報上指示應該如何全面發動群眾「打寨子」。³²

²⁸ 龔楚，《我與紅軍》(香港：南風出版社，1955)，頁301。

²⁹ 龔楚，《我與紅軍》，頁310。

³⁰ 董振堂，《二十六路軍舉行暴動的行動部署與情況》，收入曾慶生主編，《寧都起義》，頁43。

³¹ (梁)柏台，《蘇維埃建設：寧都蘇維埃工作之一班》，《紅色中華》，第18期，1932年4月21日，5-6版。

³² 《蘇維建設：臨時中央政府給寧都縣蘇的指示信》，《紅色中華》，第20期，1932年5月

面對情勢的急轉危峻，翠微峰上的靖衛團與國民黨等黨政軍工作人員重新部署，決議「選一部精銳衝出山下，赴贛東乞援，山中仍酌留部隊防守，並聚糧食，與鄰山黃竹、安人兩寨互相聯絡，為長期抵抗。」³³據說縣長被擄時，曾被迫作函招降，並囑備價三萬以救贖，但峰上民眾不從，覆函僅同意對贖價部分，「可出資萬五千，聊表縣民心意」。³⁴

此後受到包圍攻擊，各山間交通已完全中斷。羅炳輝部隊採封鎖策略，自翠微到黃竹均掘地道，兩端架設鐵絲網、鹿柴以斷絕外界接濟，於是山中糧食日感缺乏，繼而饑饉不繼，眾人多精疲力絕。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安人寨首先陷落，「男女老幼投岩者甚多，金精洞後金線吊葫蘆等處，積屍壘壘」，殉難者二百餘人。³⁵迄八月十二日黃竹寨亦遭進攻，槍彈如雨，中共紅軍以雲梯蜂擁而登，黃竹終告失守。³⁶

至十月初，翠微峰的糧食將盡，每人僅日勺米，終覺將無以為繼，乃復集議，由魏伯和、溫子和、蔡毅、曹子久、蔡啓湘、嚴唯神、賴佩雄七人刺寫血書，選派代表胡海波、曾子文、溫元傑三人，於暗夜風雨中冒險縋下，赴省向當局乞援。途次夜行晝伏，至南豐見軍長毛炳文(1891-1972)；軍長除贈川資外，並代函南昌行營參謀長賀國光(1885-1969)，請其賜見，設法救援。³⁷在省城的寧都旅省同鄉會聽聞此事，格外擔心，急忙電請軍事委員會迅遣飛機運送接濟，同時快郵懇請在南京召開三中全會的國民黨黨代表支持速定「刻日剿匪」方案，表示「不特寧都一縣、翠微一隅關係已也」。³⁸

然而，緩不濟急，十一月七日上午十點賴村土圍被攻破，該圍三百餘人大半飢病，根本無力抵抗。³⁹十二月翠微峰幾已不保，據說一時仰藥、懸樑、

25日，6-7版。

³³ 《江西寧都翠微峰抗匪殉難誌要》(複寫件，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

³⁴ 《贛省收復匪區現況》，《大公報》，1935年1月23日，4版。

³⁵ 吳天聲，《寧都翠微峰義民抗匪記》，頁17-19。

³⁶ 《寧都黃竹峰又攻下》，《紅色中華》，第34期，1932年9月20日，4版。

³⁷ 吳天聲，《寧都翠微峰義民抗匪記》，頁17-19。

³⁸ 《請軍委會贛省剿匪總部接濟並進剿以救子遺》(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檔案)，1932年12月5日，「務字第176661號」。

³⁹ 《前線捷聞》，《紅色中華》，第40期，1932年11月14日，2版。

投崖以自盡者，有三百五十六人。⁴⁰到了一九三三年一月十四日，在中共以「攻寨是鞏固蘇區向外發展的重要工作」的鼓動宣傳下，翠微峰最後的據點赤面寨亦被攻克；二月七日，這些彈盡糧絕的俘虜則被判決處死。⁴¹

關於這場「翠微峰抗拒事件」，規模更甚於前。旅美學者林振華(William Wei)曾略述事件經過，並利用國民黨黨史會收藏的〈江西寧都翠微峰抗匪殉難誌要〉，分析殉難者的社會階層。⁴²但也由於缺乏更全面的相關學術探討，使得該事件看來更加諱莫如深，至今仍以批判性的觀點來看待這場事件：

1932年2月至1933年1月14日，在縣蘇維埃政府軍事部的指揮下，戴勝福團長率領縣獨立團400人槍，會同各區鄉游擊隊、赤衛隊、模範營、模範少隊，展開圍攻翠微峰的戰鬥。翠微峰有嚴唯神的靖衛團和一些土豪劣紳。經過近一年時間的圍困戰，翠微峰這個「土圍子」終被攻克，俘敵553人(包括地主及家屬)，繳獲步槍109枝，手槍4枝，土槍200餘枝，子彈兩大箱，金子40多斤，綢布二、三百匹。⁴³

其他諸如《江西省寧都縣地名誌》、《寧都文史資料》等論及寧都翠微峰的相關史志，均以「紅軍圍困地主武裝靖衛團之役」一筆帶過，其始末儼然在正史中蒸發。

三、遊覽翠微峰的宣傳意趣

最初寧都翠微峰遭遇圍困之時，外界對於山上的情況仍不甚了解，甚至未聞翠微峰名，直到從翠微峰頂以繩索懸崖下山的代表逃至廣昌及南昌等地求救後，外界始悉翠微峰上有「義民」抗拒已歷一載。有些逃出的人民或士兵即云「當時翠微峰下，白骨成堆」，翠微峰聲名遂因此遠播。⁴⁴一九三四年

⁴⁰ 吳天聲，〈寧都翠微峰義民抗匪記〉，頁19。

⁴¹ 〈勝利縣工人堅決勇敢攻打赤面寨〉，《紅色中華》，第51期，1933年2月10日，2版；〈赤面寨的反動領袖，嚴彭等四名判決處死〉，《紅色中華》，第57期，1933年3月3日，4版。

⁴² William Wei, *Counterrevolution in China: the Nationalists in Jiangxi during the Soviet Period*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5), pp. 15-17.

⁴³ 《寧都縣志》(寧都縣志編輯委員會，1986)，第4章〈重大軍事紀略〉，頁399。

⁴⁴ 〈寧都視察紀(四)〉，《大公報》，1934年12月22日，3版。

十月二十六日，中央軍隊依據航空大隊通報：「寧都附近甚沉寂，無大股匪蹤。」即派偵探隊佔領寧都縣城，原本被封鎖的禁地就此開放。⁴⁵

當贛南戰事即將底定之際，國民政府中央和地方各級官員為救濟戰後農村與恢復社會秩序，遂陸續地派員前往邊區視察，允許中外記者分批申請採訪。如一九三五年一月，江西省府派員接待國際記者團前往「視察收復匪區」。⁴⁶至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日，當局還派遣中央各機關服務人員，組成江西農村考察團組織，「俾將實地考察所得，歸以報告於中央」。⁴⁷此時外界終於有機會能夠一探翠微峰究竟了。

因為機會難得，記者們對於江西收復區之行可說是相當期待。例如《中央日報》記者李明叔就提到：「記者久欲作贛南匪區之觀察，苦無機緣，茲因有中華職業教育參觀團之組織，且北路總司令顧祝同墨三先生乃同學舊友，定能予以便利，遂決冒暑前往。」⁴⁸有的則是奉報社指示隨考察團前往採訪，如中央社特派員鍾貢勛就是奉社命隨團自南昌出發。⁴⁹

為了順利達成宣傳，相關單位莫不煞費苦心。如一九三四年七月，中華職業教育社共二十六人，由黃炎培(1878-1965)、江恆源(1886-1961)率隊參訪贛南剿共前線，軍委會南昌行營特備汽車五輛供乘用，並派副官楊超華沿途照料。一行人至南城、廣昌、南豐皆受到駐軍熱烈招待。⁵⁰沿途的主要交通動線也有軍隊駐防，以確保參訪團的安全。交通路線方面，寧都附近遍境多山，水陸交通，均屬不便。駐紮守軍曾經花費兩三星期時間，趕築廣昌到寧都的公路，可是上下坡仍然相當險峻，有些路況還路基不穩，往往下陷一二尺，行車極為困難。公秉藩(1900-1982)率領的「江西別動總隊」一行人赴寧都時，

⁴⁵ 贛粵閩鄂湘北路剿匪軍第三路軍總指揮部參謀處編，《五次圍剿戰史》(臺北：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1968)，頁485-486。

⁴⁶ 〈國際記者團視察收復匪區〉，《新聞報》(上海)，1935年1月21日，2張6版。

⁴⁷ 鍾貢勛，〈江西農村視察記〉，《江西民國日報》，1935年3月3日，4版。此次視察團員名單、責任分組與預定行程介紹，可見〈中央各機關江西農村考察團抵贛〉，《新聞報》，1935年3月2日，2張8版。

⁴⁸ 李明叔，〈江西匪區觀察記〉，《中央日報》，1934年7月21日。

⁴⁹ 鍾貢勛，〈江西農村視察記〉，《江西民國日報》，1935年3月3日，4版。

⁵⁰ 黃炎培、江恆源，〈南昌行營導觀收復匪區記〉，《新聞報》，1934年9月3日，2張8版，9月4日，2張8版；李明叔，〈江西匪區觀察記〉，《中央日報》，1934年7月21日。

座車突開至入陷處，司機奮力掙扎而不得出，於是眾人下車，合力推車越陷處，「既不勝下車上車之道，推車又大費氣力，殊覺疲困」。⁵¹

當局還在翠微峰上做好安排，以迎接參訪團的到來。峰頂有駐軍二三人，持槍屹立，身旁有黨國旗一面，隨風飄揚，在記者筆下形容是「氣象極雄壯」。⁵²此時在黨部服務的曾子文擔任起嚮導工作，向來賓陳述峰頂各處損毀的私寨等兵事遺跡。曾子文本身就是「翠微峰事件」的參與者，還是當年從峰頂縋繩而下的求援代表者之一，以親身遭遇說明慘事發生的經過，可謂極具說服力。⁵³

來到翠微峰，眾人不免嘆服大自然的奧妙，不少人對這座寧都金精山十二峰之首峰形容道：「峰在城西十里，壁立千仞，如長劍倚空，四壁斬絕，不可仰視。」⁵⁴或是：「到了峰底，一望只見一座雄大的巖石，真是天外仙峰削不成。」⁵⁵德籍記者愛伯夏判斷，當時逃至翠微峰者攜帶現銀、糧食千噸以上，雖備滑車，但運至峰頂均應費極大力量。而且這些從外地來的旅客，初抵翠微峰時，泰半已知道明末清初易堂九子的事蹟，有的則在登山時聽聞同行者或嚮導所言，得知「此蒼岩奇峰在中國歷史上佔許多重要地位」。故對這座「全邑糜爛，茲峰獨全」的翠微峰是帶有崇高的歷史敬意，並對山上「義民」嚴厲拒絕誘降與威迫深表認同，這些也多流露在公開的探訪報導當中。⁵⁶

在這波遊覽翠微峰的行列裡頭，以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陣容最為浩大，相關紀行報導特為詳盡。例如當天一名記者於二時左右從縣城出發，因乘車僅十數分鐘即達。抵山下，見石坎上鐫有「登峰造極，探險尋仙」八

⁵¹ 章斗航，〈江西收復匪區巡行紀要〉，《江西民國日報》，1935年2月28日，4版。

⁵² 〈贛省收復匪區現況(續)〉，《大公報》，1935年1月23日，4版。

⁵³ 章斗航，〈江西收復匪區巡行紀要(續)〉，《江西民國日報》，1935年3月1日，4版；M. Simon-Eberhard(愛伯夏)作，祝元青譯，〈贛省收復縣區視察記(十五)〉，《江西民國日報》，1935年3月17日，2版。

⁵⁴ 章斗航，〈江西收復匪區巡行紀要(續)〉，《江西民國日報》，1935年3月1日，4版。

⁵⁵ 彭學沛，〈江西農村匪區視察記〉，《社會經濟月報》，引自《江西文獻》，第120期(臺北，1985)，頁32。

⁵⁶ M. Simon-Eberhard(愛伯夏)作，祝元青譯，〈贛省收復縣區視察記(十四)〉，《江西民國日報》，1935年3月16日，2版。

字，感到「意境飄然，令人作出世想」。⁵⁷另一名隨行人士同樣提到：

離東北門，遙望萬山環衛，綠蔭叢中，一峰高聳，深入雲霄，即翠微峰也，金精山十二峰中，以此為最高，車抵山下，土坎上鐫有「登峰造極，探險覓仙」八字，紅字藍邊，頗饒藝術風味。⁵⁸

當日午後三時，省府主席熊式輝、軍事參議院院長陳調元等官員抵達翠微峰，由駐軍長官羅卓英等陪同前往登峰，不過各處盡是紆迴小道，攀爬甚難，行至半山時，許多官員已倍感吃力。記者報導云：

及下車登一峰，初行一里餘平路，雖係狹小，尚可行走，至中段，則係峻絕突起之石坡，大有舉首落帽，行不得也哥哥之概，而各要人登峰心急，亦不懼危險艱苦，勇往直前，但至高處，尚有一層極難行之坡階，因各人腿酸無力，不能再行，乃中止前進。各要人決定中止前進後，即在該處石坡前，合攝一影以留紀念，皆愛其風景清幽，依戀不捨，猶以未登極峰為憾。⁵⁹

反倒是記者們的體力甚佳，有的記者則記載：

我等尾隨熊、陳之後，攀緣而上，行上山麓，仰瞻高峰，長約一里有奇，高約二千餘尺，全峰係一整石成，四面俱屬絕壁，惟南面略有裂紋，登峰小徑，即尋石隙而上，迅達山峰之處。⁶⁰

其實登翠微峰半途而廢的人比例相當高。如鍾貢勛參加的江西農村考察團，「登絕頂者三十餘人中，不及十五人。因險而猾，膽小及力乏者不敢登耳」。⁶¹德國人愛伯夏與許多同伴也未上峰頂，因為「山路之狹，儘能容一瘦小身軀者穿過，故有人半途而返」，⁶²而且「中有石級，但多已損壞，非有絕大勇氣者，無敢冒此險」。⁶³其中章斗航的紀錄最堪玩味，他說同遊者既至峰下，仰視峭

⁵⁷ 〈贛省收復匪區現況(續)〉，《大公報》，1935年1月23日，4版。

⁵⁸ 〈赴寧都道上印象記(續)〉，《江西民國日報》，1935年1月10日，4版。

⁵⁹ 〈寧都舉行追悼大會時。要人遊覽翠微峰〉，《江西民國日報》，1935年1月7日，8版。

⁶⁰ 〈赴寧都道上印象記(續)〉，《江西民國日報》，1935年1月10日，4版。

⁶¹ 鍾貢勛，〈江西農村視察記(六)〉，《江西民國日報》，1935年3月22日，4版。

⁶² M. Simon-Eberhard(愛伯夏)作，祝元青譯，〈贛省收復縣區視察記(十五)〉，《江西民國日報》，1935年3月17日，2版。

⁶³ 〈贛省收復匪區現況(續)〉，《大公報》，1935年1月23日，4版。

拔插天之勢，多喟然興嘆，莫敢先登。當他自己挺身進入石縫後，十數人始相率繼進。接著他寫道：「攀遊者時俯、時仰、時橫臥、時倒穿、時或背貼此壁，手足則攀彼壁，時如蝸沿釜底，時如蠅竄石罅，下瞰來時路窄不可測。」⁶⁴這趟攀爬翠微峰之行對他們而言似乎頗為坎坷。

遊覽翠微峰之外，多數來訪者下山會順道入金精洞休憩。金精洞位於翠微峰之右，係觀音、黃仁兩寨之山脈合抱而成，時人記載洞內作圓形，三面皆石一而獨闕，內空廿餘丈，高約三十丈，為夏季納涼勝地，可惜因戰亂化為敗瓦頽垣，令人感到有「不竟滄桑之感耳」。⁶⁵此次熊式輝進入金精洞時，見到遍地尚有難民白骨，當面指示專員邵鴻基(1889-?)建立先烈紀念碑，休息數十分鐘後，即下山乘車返城，才結束遊翠微峰的半天行程。⁶⁶

究其實，這些遊覽翠微峰的報導並非應景或隨興的紀錄。翠微峰的難登、險峻，正突顯據守「義民」的艱困卓絕；滿目瘡痍的路程，正是刻劃這段「剿共」的戰事激烈。透過官方的主導安排，各方對於翠微峰的地景詮釋，處處充滿著紀念與宣示的政治書寫，讓翠微峰成為更具有象徵意義的地景。

四、紀念「翠微峰事件」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九點左右，群眾齊集寧都城外追悼會場，與會代表甚多，連三路軍各部隊代表約三千人。⁶⁷特別是寧都十一中學，可謂冠蓋雲集。此地原是中共江西蘇維埃省府治所，當天則作為「三路軍追悼剿匪陣亡將士大會」的會場，帶有濃厚政治考量的意味。事實上，在廣昌、石城、興國等地，雙方都傷亡慘重，況且中共蘇維埃的大本營在瑞金，甚至改名瑞京，然而黨政軍高層仍決定以寧都作為追悼地點。⁶⁸

寧都是江西第八行政督察區專員公署的所在地，收復寧都後，專員邵鴻

⁶⁴ 章斗航，〈江西收復匪區巡行紀要(續)〉，《江西民國日報》，1935年3月2日，4版。

⁶⁵ 〈赴寧都道上印象記(續)〉，《江西民國日報》，1935年1月10日，4版。

⁶⁶ 〈寧都舉行追悼大會時，要人遊覽翠微峰〉，《江西民國日報》，1935年1月7日，8版。

⁶⁷ 彭學沛，〈江西農村匪區視察記〉，頁32。

⁶⁸ 據上海《新聞報》報導，「以此次肅清贛匪，第三路軍功績特偉，傷亡亦極眾，特發起在收復匪區寧都舉行盛大追悼會」。見《新聞報》，1934年12月19日，1張4版。

基以及黨部職員隨即抵達寧都展開善後工作。同時軍隊馬不停蹄地趕修寧都對外的交通要道，以及通往城郊的翠微峰道路，直到追悼日的前一晚，官兵還忙著佈置會場，樹紮素相牌坊，並訓練各代表部隊習禮。這場追思儀式不僅是為了悼念陣亡將士，還包括翠微峰的殉難民眾。中央社記者曾先來到大會會場，映入眼簾的是「祭台上懸掛黨國旗，及總理遺像，正中設三路軍陣亡病死將士及翠微峰死難民眾」。⁶⁹《大公報》的報導也提到：

會場佈置，中為祭台，置歷次陣亡病故將士及翠微峰殉難民眾靈位，旁為主祭、襄祭人員、休憩室及紀錄席，各方致送輓聯凡二千軸，花園亦數百件，由會場至城內，路旁用白布及松枝飾成甬道，長遠里許，極宏壯。

典禮中，羅卓英報告歷次「剿匪作戰經過」，就像是宣佈各項戰利成績統計；而儀式進行時，行營航空處還特派機升空誌哀，由政訓處派員攝製成電影。⁷⁰

如何鼓舞士氣、安撫受難家屬，乃至爭取各方民眾對中央的向心力，有關宣傳、紀念活動等社會事務顯得日益重要。從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 1917-)的分析可知，歐洲在二十世紀初期出現大量的「人為發明傳統」，各種節日、活動都有官方和非官方之間的選擇與塑造。⁷¹一九三〇年代的中國也不乏活動的紀念與宣傳，例如當時江西省黨部成立後的宣傳工作，主要徵集先賢烈士史蹟，明訂「近來剿匪、抗日殉難諸烈士之行狀，均應在徵集之列」，準備將鉛山、安福、萬年、吉安、泰和、吉水、興國、奉新諸縣相關史蹟編為《江西先賢烈士事略》，分發各處推廣宣傳。此外，省黨部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召集省會各機關團體、學校代表，商討各項慶祝及慰勞辦法，十二月一日召開「各界慶祝剿匪勝利暨慰勞蔣委員長及剿匪將士代表大會」，通過「電慰蔣委員長及剿匪戰士、傷病官兵，暨新收復區同胞，設立傷病兵工廠，建築剿匪勝利紀念館」等提案，並組織宣傳隊、舉行遊藝會、

⁶⁹ 〈赴寧都道上印象記(續)〉，《江西民國日報》，1935年1月10日，4版。

⁷⁰ 〈贛省收復匪區現況(續)〉，《大公報》，1935年1月24日，4版。

⁷¹ 霍布斯邦，〈一八七〇至一九一四年歐洲大量創造的傳統〉，收入霍布斯邦等著，陳思仁等譯，《被發明的傳統》(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02)，頁329-380。

講演會以及提燈大會。⁷²進而呈中央明令褒揚「寧都翠微峰殉難義民」。⁷³

「翠微峰事件」之所以受到高度的重視，江西省黨部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最先江西省黨部曾就「匪區殉難烈士」的褒揚問題，上請中央正式旌表。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三日，南京國民政府正式命令褒揚石城、瑞金、寧都三縣「剿匪殉難烈士」共八百五十七名，並由行政院轉飭該管地方官勒碑旌表，以昭激勸。⁷⁴然而最初官方核定的撫恤名單是黨政機關的殉難工作人員，或是地方保衛團的陣亡員丁，可是在翠微峰上傷亡的士民，他們並非全是屬於黨政機關的團體成員，還有許多尋常百姓根本無法援引條例來旌表優禮。對此，省黨部再提出對「翠微峰義民」的旌表認定，經行政院討論後，由國民政府文官處函復云：「關於翠微峰拒匪殉難士民之旌表，該部以此種拒匪殉難士民，既與上項旌表團隊辦法不合，捨此又別無依據，惟該殉難士民等，衛鄉抗賊，功在黨國，應破格優予旌表，以昭激勸。」⁷⁵翠微峰「義民」的地位就此獲得身分上的確定。

一九三五年藉由活動、官方宣傳與媒體報導，翠微峰已然是「抗匪」的精神象徵。報紙特別將寧都南門外殉難者的白骨照片刊登出來，標題為「寧都風雨亭殉難義民白骨堆積之慘狀」。⁷⁶紅卍字會南昌辦事處表示，「惟以翠微峰人民，因抗匪殉難者，其遺骸或暴露山野，或埋葬未深，實應重加深葬，特全隊出發翠微峰，將所有義民遺骸，重加崛起，聚集深葬於一地，並分別標以義民姓名以利家屬祭祀」。⁷⁷這年的四月六日，歷經三個月的籌備，江西省各界在南昌舉行「剿匪陣亡將士暨殉難忠烈大會」。據報導，大會籌備會主席俞百慶針對「翠微峰事件」提到：

好像翠微峰數百民眾，堅持正義，誓死不屈，抵抗了四年之久，卒因

⁷² 晏尚忠，〈本屆省黨部成立後之宣傳工作續述〉，《江西民國日報》，1935年1月7日，4版。

⁷³ 〈南昌各界慶祝剿匪勝利大會〉，《新聞報》，1934年12月2日，1張4版。〈南昌各界舉行剿匪勝利大會〉，《申報》，1934年12月2日，3版。

⁷⁴ 〈石城瑞金等縣殉難烈士國府明令褒揚並將勒碑旌表〉，《江西民國日報》1935年1月24日，3版。

⁷⁵ 〈翠微峰及寧瑞石三縣殉難烈士。行政院請明令旌表〉，《江西民國日報》，1935年2月1日，3版。

⁷⁶ 《江西民國日報》，1935年3月16日，4版。

⁷⁷ 〈紅卍字會掩埋隊重葬翠微峰義民之遺骸〉，《江西民國日報》，1935年3月17日，3版。

糧盡援絕，忠數以殉，吾們對於忠勇的陣亡將士，和忠烈殉難義民，除致極沉痛悲哀的情緒以外，吾們更是異常的痛惜，痛惜國家遭受此極重大的損失，什麼能恢復，什麼能回元，陣亡將士，和殉難的義民，是為國捐軀，求仁得仁，固無所恨，亦無所愧。⁷⁸

至四月九日，中常委程天放(1899-1967)在「擴大紀念周」發表演說，同樣指出：「例如困守翠微峰的義民，在毫無救援的重圍中，誓死抵抗經年，結果全體殺身成仁，無一生者，這永遠是江西歷史上光榮的事實。」⁷⁹不久又以「寧都保衛團」的黃鎮中(1899-1950)暨全體官兵義勇可嘉，致贈「保鄉衛國」匾額表示嘉獎。⁸⁰

四月二十五日，省黨部特函請省府救濟「各地剿匪殉難義士子弟」，原函云：「至如寧都翠微峰、安仁寨難民全體就義之烈，則尤可以震山河而貫天日」，希望當局能妥善救濟。⁸¹至五月十五日，羅卓英特命兵工在寧都西門外建築的「義民公墓」落成，羅卓英撰「寧都義民墓碑」，題曰：「翠微男婦老幼數百人，無一倖存。然無一附賊，民氣烈矣，上薄雲霄，誠足以勵風俗而昭古今也。」⁸²是日舉行公葬，參加軍民達萬餘人，由羅卓英主祭，邵鴻基襄祭，典禮結束後繞城遊行，同日依循民眾要求，「槍決悍匪三人」。十六日江西教育廳亦以「義民」與「匪」抗戰相持兩年為由，明令各「義士」遺族可免費入學。⁸³

六月二十八日，《江西民國日報》開始連載〈寧都翠微峰抗匪殉難誌實〉，提及「寧都翠微峰抗匪數載，殉難者至數百人之多，國際新聞記者至比斯巴達之三百人，其慘烈可云極矣！」⁸⁴最後作者強調「赤匪禍贛，歷七八載，被蹂躪之縣區，亦不下數十，而受害最重者，莫如寧都，寧都則莫慘於翠微

⁷⁸ 〈全國各界代表昨開會追悼剿匪陣亡將士殉難忠烈〉，《江西民國日報》，1935年4月7日，1版，「江西各界追悼剿匪陣亡將士暨殉難忠烈大會特刊」。

⁷⁹ 〈程中委於昨在擴大紀念週講演剿匪戰爭的意義〉，《江西民國日報》，1935年4月9日，3版。

⁸⁰ 〈中央委員程天放嘉獎寧都保衛團〉，《江西民國日報》，1935年5月11日。

⁸¹ 〈省黨部函請省府優待義民子弟入學〉，《江西民國日報》，1935年4月25日，3版。

⁸² 羅編樓，〈羅卓英先生年譜〉，頁74-75。

⁸³ 〈寧都翠微峰義民忠骸舉行公葬〉，《中央日報》，1935年5月17日，1張3版。

⁸⁴ 林卜，〈寧都翠微峰義民抗匪殉難誌實〉，《江西民國日報》，1935年6月28日，6版。

峰」，「使各民眾均能如翠微抗匪到底之死靡他，則匪禍早已肅清」。⁸⁵七月八日，省執委會決議計劃「編輯翠微峰史實案」，交由宣傳科計劃呈核。⁸⁶七月二十八日，〈江西寧都翠微峰抗匪殉難誌要〉通過審核，中國國民黨的「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審訂組主任丁象謙(1876-1956)認為，此件記「寧都翠微峰抗匪史實」以及「共匪之慘酷情形」，文末「附烈士七人小傳及殉難姓名表」均為「共亂時之重要史料，江西剿共紀事及諸烈士傳均可取材」。⁸⁷十月二十七日，為了表彰節義、紀念死難者，江西省府決定撥款五千元建築翠微峰紀念塔。⁸⁸召開紀念大會、追悼儀式活動、舉辦賑災救助、設立紀念碑，以及不斷的宣傳報導，經過這些一連串對「翠微峰事件」的紀念與重視，關於翠微峰的事蹟也就格外地沸揚遍溢。

五、餘論

一九三六年，《中央日報》刊登翠微峰圖片，說明江西寧都翠微峰四周峭壁無路，歷代變亂居民多避居山上，並以一九三一年的「翠微峰事件」指出：「共匪圍攻年餘，竟將此山攻陷，並盡殺避難者，其殘酷可見一斑。」⁸⁹此後報章媒體對翠微峰的討論仍屢見不鮮，譬如對明季易堂九子的抒懷，乃至於介紹寧都勝景的風光。⁹⁰於是翠微峰相關的圖片、報導都成為官方反共有力的宣傳。所以僑商陳嘉庚(1874-1961)回憶一九四〇年九月抵達寧都時有此見聞：

是夜在寓所內，有一青年人，送余多張影片，每片面積約十餘方寸。余意為風景片，及明早視之，則為死人頭骨相疊之攝影，并註共產黨

⁸⁵ 林卜，〈寧都翠微峰義民抗匪殉難誌實(續)〉，《江西民國日報》，1935年7月10日，6版。

⁸⁶ 〈省執委會計劃編輯翠微峰史實〉，《江西民國日報》，1935年7月11日，6版。

⁸⁷ 〈江西寧都翠微峰抗匪殉難誌要〉(複寫件，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

⁸⁸ 〈贛省府撥款建築翠微峰紀念塔〉，《中央日報》，1935年10月28日，1張2版。

⁸⁹ 〈中央日報〉，1936年5月25日，3張1版。

⁹⁰ 易廬，〈從翠微峰談到魏冰叔〉，《中央日報》，1937年6月17日，3張4版；〈寧都風光〉，《重慶時事新報》(重慶)，1941年5月20日；依雲，〈翠微峰紀遊〉，《中央日報》，1947年6月29日，10版。

殘忍諸文字，知為宣傳品毀而棄之。⁹¹

不過一九四九年以後，隨著中共「解放翠微峰」，並依此拍攝了《翠崗紅旗》等電影，關於「翠微峰事件」就完全被中共「寧都起義」以及後來的「翠微峰戰鬥」宣傳所取代。文化大革命時，翠微峰再次遭到嚴厲的破壞，宣傳翠微峰的作品被打成毒草，甚至連古人易堂九子都被批判。⁹²近年來，情況大為改觀，地方當局全力投入遊覽區開發，出版《翠微峰志》。「翠微峰事件」也不全然是禁忌，逐漸地已搬上檯面：

1932年2月，寧都縣蘇維埃政府軍事部指揮紅軍獨立團團長率領四百名指戰員，與各區、鄉游擊隊、赤衛隊、模範營、模範少先隊，展開圍攻翠微峰的戰鬥。初，採取合圍之法，兼以突擊隊間或攻擊。激戰中，紅軍指戰員傷亡較大，後改變戰術，由強攻轉為圍困。經長期圍困後，10月初，翠微峰上糧食已盡，守軍日食勺米，兼以糠餅草充飢，嚴部趁夜用布吊人下崖，偷渡重圍，奔南昌行營乞援，要求派飛機空投糧彈未成。山上嚴部官兵走投無路，於12月19日向紅軍投降。圍困戰歷時一年之久。⁹³

雖然在解釋上與過去國民黨的宣傳史料內容互有出入，但不論是寧死不屈或是向紅軍投降，都說明「翠微峰事件」曾有慘痛的歷史。而幾年前趙園到寧都翠微峰探尋易堂九子的蹤跡，寫下《易堂尋踪——關於明清之際一個士人群體的敘述》，建構出翠微峰的歷史意境，也豐富其歷史人物的群體生命。⁹⁴

反觀在臺灣，在一九八〇年代初期以前，時人對寧都「翠微峰事件」還記憶猶新。一九六八年，《江西文獻》刊出〈翠微峰抗匪義士魏學堦先生事畧〉，該篇首先提及：「江西抗匪殉難者，以寧都翠微峰最為壯烈。」並描述魏學堦經營翠微峰與「明季易堂九子同垂千古，而死事之慘尤過之」。⁹⁵一九六九年，國大代表周邦道(1898-1991)參觀「藝德畫廊」舉辦的展覽，看到江

⁹¹ 陳嘉庚，〈南僑回憶錄〉(新加坡：南洋印刷社，1946)，頁226。

⁹² 鍾東林，〈洞奇、泉美、峰險——翠微峰散記〉，收入唐小峰、彭秋英主編，《翠微峰志》(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第8章〈藝文〉，頁135。

⁹³ 唐小峰、彭秋英主編，《翠微峰志》，第10章〈兵事紀略〉，頁157。

⁹⁴ 趙園，《易堂尋踪——關於明清之際一個士人群體的敘述》(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

⁹⁵ 臆石，〈翠微峰抗匪義士魏學堦先生事畧〉，頁8-9、12。

西吉水人曾祥琅的「孤峰抗暴圖」，畫出了「寧都翠微峰義民與寇鏖戰史實」。周邦道是江西瑞金人，曾畢業於寧都中學，見到抗暴圖自然也勾起鄉懷，因而與曾氏通訊。周邦道將該畫題為：「文章氣節名天下，絕壁孤峰一易堂；抗暴更爲鏖戰砦，英風凜式魏、曾、黃！」其中「魏、曾、黃」即指涉一九三〇年魏學燠聚眾避居翠微峰、一九三二年曾子文夜縋懸崖、一九四九年江西第八區行政督察專員兼豫章山區綏靖司令黃鎮中率部固守峰側金精洞之事。曾祥琅過世後，周邦道致上的輓聯是：「寫就故鄉慘史，可堪一幅孤軍抗暴圖。」⁹⁶

褚問鵬(1897-1994)曾廁身陸軍十八軍陳誠(1897-1965)將軍戎幕，她也隨軍參加過一九三四年底在寧都舉行的追悼陣亡將士大會。事隔三四十年，她感嘆「一般後生小子，不但對於江西勦匪一事，茫無所知」，於是動筆記述當年在江西的親見親聞。⁹⁷對翠微峰她有過這樣的敘述：

在收復寧都的時候，還有一件可歌可泣的事，值得在此記下來的。各位讀者，知道寧都有座翠微峰嗎？那是像一支很大的石筍似的，屹然聳立在寧都郊外。……四面是光溜溜的石壁，連株小樹也沒有。……由於風氣的關係，寧都人士，多數講忠孝，重義氣。對於赤匪的殘棄人倫，殺人放火那一套，自然看不慣，便相率避居翠微峰上，耕讀自給。但赤匪依然放不過他們，聚集大隊匪眾，圍攻這些義民。義民奮力抵抗，誓死不屈。終因糧盡援絕，一個個自殺了。⁹⁸

昔日「反共抗俄」的年代，「翠微峰事件」總令某些人念茲在茲，直到八〇年代初期，切痛的印象還是難以忘懷。《江西文獻》就刊出吳天聲的一篇遺稿〈寧都翠微峰義民抗匪記〉，其中故事內容大同小異，最讓人感觸的倒是編輯按語，全文摘錄如下：

按此文是由吳天聲先生彙集各種資料，及其所見聞編寫而成，曾攜此來商榷於余，對當日抗匪情形有無遺漏。余以此文所記，皆為實錄，

⁹⁶ 周邦道，〈題曾君祥琅孤峰抗暴圖〉、〈輓曾祥琅先生〉，均收入《寧都文獻》，創刊號，頁329-330。

⁹⁷ 褚問鵬，《八千里路雲和月》（臺北：中央圖書出版社，1977），頁2。

⁹⁸ 褚問鵬，《八千里路雲和月》，頁10。

遂囑鄉人照原文抄錄，為他日重修《寧都縣志》之用。現在吳先生已歸道山，此文迄未發表，因從篋中檢出，送《江西文獻》刊登，以見寧都翠微峰當日抗匪之實在情形，有如此者。蕉窗老人附識。⁹⁹

可是，要將此文作為他日重修《寧都縣志》之用，這是多麼遙不可及的願望啊！

對於寧都人蔡愛仁(1886-1984)而言，「翠微峰事件」可謂切身之痛，他的母親盧氏、親弟蔡毅(1893-1934)皆死於「翠微峰事件」。在臺灣出版的《寧都文獻》中，蔡愛仁以易堂九子在翠微峰的節義，說明寧都自一九二九年起至一九四九年，「三次熱烈抗共，犧牲慘重，百折不回」，正是感受易堂九子的節義而興起。¹⁰⁰

然而，這樣的論述似乎只能在「反共抗俄」的年代中迴響，況且時空久遠，也不及「太原五百完人」、「一二三自由日」的「反共論述」來得被重視。¹⁰¹時至今日，隨著當事者的陸續凋零，再次復原歷史真相已難上加難。過去國共南轅北轍的歷史解釋，一再地模糊我們對地方歷史完整面貌的認識，或許我們應該重新再檢視雙方的敘述，從抽絲剝繭中挖掘更多過去所忽略的記憶。

⁹⁹ 吳天聲，〈寧都翠微峰義民抗匪記〉，頁19。

¹⁰⁰ 蔡愛仁，〈易堂九子·節義文章〉，頁11。

¹⁰¹ 關於戰後在臺灣的國民黨反共宣傳，可見張世瑛，〈太原五百完人：一段國共戰爭歷史的想像與塑造〉，收入《一九四九年：中國的關鍵年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00）。